

固宜爲費子勉況乎吾友嘗教我矣匪惟頌之因以勗之  
蓋實本斯義爾遂次其言以贈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六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記

鄉約記

附記三條

天子戊寅二月旣望春和土滋風物恬樂令君盧公修故  
事於鄉借邑博士以來集鄉之貴者高年者與士人百姓  
於清風里而申其約焉旣畢至升堂樂作行士相見禮賓  
主辭讓卽席盧公西嚮坐次博士各以職降亦東西相嚮  
坐次進士之家居者次孝廉次鄉進士次國子生次博士  
弟子員皆東西嚮坐各以齒降次典禮生東西嚮坐亦以  
齒次畸民次耆老次里之長市之甲皆東西嚮立爲二臺

於堂下高五尺臺各二人東西嚮立則讀約者也其外斑  
白者壯者幼者秀者樸者擔者負者緇者皆環立蓋如堵  
垣焉予以儒冠從弟子員後儀既卒伐鼓進童子而歌歌  
畢鐸者執鐸而進北面立振鐸宣言於眾退西嚮立臺上  
立者左一人讀約一章已右一人繼之如是者三蓋以高  
皇帝所頒六言而演以習語綴以往事期人人通曉者也  
予間視環立之人往往有垂涕嘆息者讀既卒伐鼓又進  
童子而歌焉公起博士亦起自進士以降各以次辭出予  
避外次以觀畢事公復升南嚮坐博士亦復升南嚮坐公  
命市之甲引數人前年皆六十餘與二紙花飲酒一爵鼓  
吹以送之曰勸善也復命隸人縛數人至笞之中一人以  
不順父母將笞其父母泣而請免則亦已曰戒不善也事  
既卒公起博士亦起進士之家居者及孝廉及鄉進士及  
國子及博士弟子員復入樂盛作爲送賓之儀而旅退矣  
自崎民以降各以次散去予乃取選村井以歸時日漸林  
木矣途之人肩隨而至莫不相與道之如甚樂者未至家  
一里許有叟坐桑榆之下以所聞見語其家之人家之人  
男女數輩聚而聽之稍前有媪戒其幼曰汝不聞今日官  
長來某甲賞某甲罰乎幼曰何爲媪曰某甲善某甲不善  
也子因是喟然而嘆教化之易行也夫子曰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蓋其然哉蓋其然哉夫以今之約於鄉者特  
 故事已爾非有古昔教民之實也其東西嚮而讀者非有  
 至誠惻怛之辭足以大勸勉人也且其所賞或未盡善良  
 而賚之所罰或未盡暴子弟而懲之也而已有泣於堂者  
 有道於塗者有老語其少母戒其子者何其入人之深遂  
 至此歟然則為長上者苟有學道愛人視其民若父母之  
 於子化行俗美豈三代之足難乎而世之有司操法以治  
 下其擊剝於民非不多也輩而刑輩而獄者非不踵也誠  
 能使其遜心而畏令矣乎然終不務彼務此國家數百年  
 赤子以生以養以教以育以及於斯憂其富且繁一假令

君貧之且死之乎予於是不能無感於盧公之能重愛吾

鄉人也因書以記其事

崇禎戊寅  
春日記

盧公諱國柱荊州人寬厚有守中譚元春榜鄉試來治  
 予縣凡二載民樂其簡士服其謙以不能如上官意考

最殿諸邑入覲逮繫司寇獄人皆寃之

崇禎庚辰  
秋日記

屢讞終無引據者辛巳天子知其無罪詔出獄而死繼

盧公而令者大弗堪於民民益思盧公去之日檄民祠

於皂林尸祝之民益憎既去以其祠改祠盧公

崇禎癸  
未歲夏

記

後十年冠裳既易皂林人烟悉為茂草祠毀於戎馬盧

公季子士和羈旅至桐鄉人無識之者乞食於市故役  
胥識之相與泣就其家飲食之邑人士聞者咸來問故  
季子曰先君子歿於京邸歸葬故邱予年十五六明年  
流寇破荊州有兄三人俱死焉姊妹五人亦死焉家室  
遂盡宗族親戚鮮有存者指其僕曰惟此奴尙存乙酉  
騎入楚遂漂泊至金陵漸謀入湖與諸父兄相見言  
未竟皆爲流涕邑之人士相與館之斂數十金以贈且  
求盧公衣冠書籍之尙存者歸之

庚寅春日記

粵蕉記

有蕉而華者綠葉朱英玄實始生若青荔本粵產踰嶺而  
死崇禎間江南人家多植之盛根蒂長子孫幾遍吳越予  
見而異之是爲記

論曰傳稱鸚鵡不踰濟春秋書鸚鵡來巢紀異也有宋熙  
寧杜鵑鳴於雒陽邵子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自  
此多事矣不數傳而有靖康之禍洪武初滇池雪三日程  
本立曰土人云其地未嘗有雪今始雪故其爲詩有北來  
地氣符王化南下天兵克鬼方土鼓汗尊皆禮樂穠裘椎  
髻已冠裳之語蓋廓清中原之效也今日之蕉雒陽杜鵑  
豈有異乎讀吳隱詩爲之唏噓流涕矣

范刻已作亦

牧獵圖記

丁亥

子於物無所好唯法書良硯猶愛之畫雖名家作不嗜也  
今欲爲一圖二人牧者居山之巔獵者居山之半羊五犬  
三牧者圖用小雅獵者圖用齊風羊性畏犬作驚避狀司  
馬遷莊周列傳云其文洗洋自恣大率皆寓言也

### 生公遺事記

宣德間知邑事生公名地未考本牛姓以國子生授報最入覲疏言下邑  
民貧科不及額請卽司寇上憫焉特旨減桐鄉賦又以新  
邑長民者不可以牛爲姓乃御書一畫於下賜姓生復任  
三載自是桐鄉之賦輕於崇德蓋其原如此壬午重九前  
一日里老云張履祥曰桐邑分自崇德厥土壤等厥賦不

同竊嘗疑焉則解之曰萬厯間胡公條均田地畝賦不得  
上下爲奸故也或曰非也嘉靖某年皂林驛移而南四十  
里入崇德境供應遂省故也未有詳生公本末者若老者  
言民到於今受其賜而邑乘曾未之及何耶使果不有其  
事何以舊聞久傳未已耶所謂沒世不忘無俟金石而壽  
者耶亦因以見天子仁民愛土之異數可以爲百世作牧  
者勸也謹記其語俟徵信焉

### 赤米記

甲午

吾邑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黃白稻民間所  
植秬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穫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

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卽否竊嘗疑之以問農叟叟嘆曰此須公遺愛也予曰如何曰萬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典史賫庫金若干夙夜進告糴種於江西或云江北秦州而已則行水勸諭且請於三臺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穀歸分四境糶之教民爲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黃赤豆以接食公曰無爲棄穀也益勸民樹穀其秋穀大熟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眾他郡邑弗及也是穀晚植早熟不刈則隨落後

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不絕予聞而德之不可以無述因書其事而論之曰公旣去民作祠祠公矣其官於朝也民之以役至京師者莫不謁公其歸華亭一作常熟也民之過其里者亦莫不謁公公待以鄉人之禮歡然道舊父兄子弟至今述之以爲美予嘗拜公祠考其碑志凡公之蒞吾邑者期月而已乃其德之入人若此深哉豈非親上之誠本乎天性長民者苟以如保赤子之心臨之則雖聞其聲音瞻其容貌猶將歿世不忘況乎公於我民不啻起道殣而樂利之也後之美田疇長子孫孰非公之賜宜其遺澤之長久而不息也不然三歲貫女莫我肯穀碩鼠之



詩風人致怨豈徒然乎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厯間進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狷士記

崇禎庚辰江南大飢人相食杭州諸生名一夕無大小自經死次日隣里方知之嗚呼以飢乏之故計無復之始疑其過徐而思之自古有死其人蓋重廉恥顧名義不欲以飢渴爲心害者且其妻若子甘隨以盡無懟怨之辭聞於人豈易得哉義因是憫風俗之薄宗族昏姻靡相周恤而爲之長上者教養道衰省會人士輾轉溝壑而莫之振或乃黠者豐生介者槁死亦以見朝廷空言取人衣冠之

子受書游庠序咕嗶而外無恒業以資俯仰此雖一事爲感數端矣

聞之故老萬厯戊子己丑水旱米石銀一兩六錢朝廷蠲賑餓殍載道戊申大水米石至一兩六錢者數日朝廷蠲賑道殍亦如之崇禎庚辰辛巳水旱蝗相踵米石至三兩朝廷不復蠲賑民間鬻田宅妻子者甚眾或望富室之炊以求食飢死者相望矣洎乎戊子以迄乙未七八年間水旱繼作辛卯米石至五兩餘年率三兩爲常惟庚寅春米石一兩己丑乙未米石一兩六七錢然已無復賣妻鬻子者餓殍不見夫以承平之日宿貯未

虛上有解仁下有為德猶不能免於死亡乃干戈四興  
蒿萊盈目兼以獺漁虎噬膚髓均竭哀乎遺黎何自得  
延喘息而流離鮮少捐瘠罔瑾蓋強者為寇為兵弱者  
為廝徒為僧道去仁恩喪羞恥以至於斯也亦世道人

心盛衰得失之一徵已并記

喘息范刻  
作視息

衣袂記 乙未

崇禎間予之衣袂竊倣深衣意尺有二寸見者莫不訝曰  
彼夫也自謂服古之服隘而袂於今製衣亦如之見者又  
莫不訝曰彼夫也自謂服古之服博而袂袂未嘗異也時  
之尙贏二尺有五寸也則以予不及其半而病之時之尙

縮於五寸也則以予過其半也而復病之噫人之於予也  
豈為苛哉彼狗其所同予守其所獨夫固有見病於時者  
也然獨一袂而已乎

彼夫范刻  
均作夫夫

困勉齋記 丙申

吳子袁仲以困勉名齋屬予記之而言其義以相勗也袁  
仲十六七已不甘流俗之學始聞釋氏之說而說二十而  
盡棄之學聖賢之道窮理必擇其精動止必要諸禮袁仲  
之資可謂學而知利而行者矣而顧自處以困勉誠哉其  
卑以自牧也予壯志已去衰及無聞方奉之為畏友資切  
劇之益何足以勗袁仲顧其義甚美樂得而道之夫人未



有得恃其生資無勞而聖賢者也夫子至聖猶然好古敏求至於發憤忘食大賢如顏曾一則曰拳拳服膺一則曰日省其身而孟子亦曰有終身之憂也其告滕世子則以書之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勉之夫既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矣復進之以是言有以知其願學孔子以來其爲瞑眩也多矣蓋人之生也固皆具可以爲聖賢之資然而清明純粹者千百不一人也入世以後緣習俗聞見而遷者又不知其幾其違道日遠何惑焉抑或資之美矣而過於此者不及於彼廣大也未必精微高明也未必中庸自非擇之精執之固明善以誠其身而徒任其所知以往則固

有自以爲中道而已不知其離道也一二事之偶中於道而已不知其餘之皆離道也故聖人不以生知安行爲可恃必下而及夫困而知勉而行者與生知安行學知利行者並列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至舉其爲學之道則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弗知弗能弗以措也雖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苟弗知而弗能終弗以措也予也嘗學稼事請以爲喻五穀種之美者也此喻天命之性春而甲坼夏而長茂秋而秀實冬而斂藏天之時也地之利也此喻率性道之其自播種而往灌之溉之耨之耔之晨而耘午而鋤者勞苦蓋不可以算然而水旱有災也蟲螟有害也勞苦有

加焉弗以辭也如是庶罔弗穀矣弗敢自信也必問諸老農而致其力焉不然者力雖勤猶鮮獲也若乃怠棄焉作輟焉種則猶是而秀實不啻倍蓰矣此喻修道之教君子之於道亦若是而已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固也然充而養之猶必居敬以存其心窮理以致其知凡夫慾之易流也窒勿流忿之易發也懲弗發善之難遷也必以遷過之難改也必以改言則務其逆於耳必求直諒之友而與居行無務其適於心必就維則之閑而以動根莠之不芸不敢也掘苗以助長不敢也然而疾病之爲水旱憂患之爲螟蟲也眾矣日乾夕惕譬未雨而治

其溝塍也歿壽不貳譬善其鑑基而俟時也故曰思誠者人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百餘年來學者惑於直捷徑省之說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而肆焉自居於生而知之其見之行事則以我心自有天則而不必循乎古人之塗轍於是將廢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而致其良知以爲是卽一日而聖人矣是必人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志學之日卽可以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人不能也夫以七十子之徒得夫子以爲依歸博文約禮之誨聞之豈不至稔然猶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自顏子而外祇能日月至焉不能守之久而不失也而謂今之人則易然是何異

於指甲垢為穎粟而無俟乎耘耔也抑弗思之甚矣夫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云者為夫世之人以仁義為外鑠而自暴棄也故為之言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即謂之仁義云爾若之何其曠安宅而舍正路也若夫明庶物察人倫而由仁義行則惟舜為能之湯武而下未之許也今之世非無好學之士也一入其說老死而不知悔又將斷斷焉執其一偏之聞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吾易及徐而考其言行則與小人之無忌憚者同科是則可知恃其良知之不如困而知之恃其良能之不若勉而能之也已夫直捷徑省之說與釋氏之言最相符故今之為釋氏之學者

者多好言良知良能以逞其猖狂無忌之志袁仲翻然去釋氏之說而於良知家言又卓然不惑以循循焉從事於困勉雖以予之無聞知亦將過而問焉其進而至於明善誠身也不難矣予故樂而道之且將因是以質諸世之有志於學者

至聖范刻  
作生知

絹褶記 丁酉

童年先孺人以兄所服絹褶命履祥服時無知見里之幼少咸服綺紗恥不以服先孺人藏之不復予五月冬服沈孺人聞之製紗衣相遺雲芝諸先生曰張氏子幼志如此母也藏其服中乎古之教子不宜違賢母意沈孺人固憐

之卒以遺越數年天罰踵至禍變四五作履祥布衣苟活  
延先人祀久無意人間文綺丙申之夏予女成絹十丈分  
衣家人予忽有感因取三之一將爲暑褶以見賓客承祭  
祀其色與製悉倣先孺人曩昔所授未成而盜至家人之  
衣俱失此絹適存次年六月乙亥乃作之爲念倏忽三十  
餘年髻者星星齟者搖落先孺人早背而外舅父母  
沈孺人相繼以喪亂離以來艱難播越雖與吾兄亦不得終  
歲相依同室而居同爨而食同袍澤而衣不禁淪漣而涕  
隕也既復念之均此一服也初恥其陋既乃嫌其奢念昔  
先人而後服之以安也此心相去豈不甚懸卽予亦不自

覺其然也人生苟無父母之訓誨憂懼之震厲其溺沒於  
流俗可勝言哉因記其事以識予感

愛日堂記

天下文士如林東南尤爲淵藪然予之求友必以忠信爲  
先蓋文質俱備者上也下此與其文而減質毋靈質而寡  
文自昔文章之盛威儀詞令施之君臣父子粲然有以相  
接古人猶愛忠信之薄況於今之淫詞誕說乎語溪姚子  
仲間距予家十里而近甲午之歲介其叔氏夏訪予於客  
舍相見語踰時固已悉其爲忠信士越三載歸自魏邑復  
過予惻惻語平生事皆力行人倫節目也今也名其所居

之堂曰愛日揭二古語書於座隅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世間最難得者兄弟走書檇李屬予記之子發函悲歎念  
少長不逮事親而於從兄之際尤多罪戾何足以記孝友  
之盛顧以姚子之誠有不能自己者因識其事而申以言  
曰今之事親者好爲高論而無其實言孝則立身行道通  
於神明至於承歡將事鄙爲末節細務而未之及不則冀  
顯榮於異日而目前之左右就養甘旨滲瀝闕焉莫修此  
不肖者往往不顧父母之養雖賢者猶不免臯魚之痛也  
夫書傳所載文王之於王季曾子之於曾皙詳已語其事  
三尺童子能明之推其道聖人人倫之至也以姚子之忠

信夙興夜寐以事其親古稱竭力殆將庶幾矣雖然愛日  
之言發之子雲朱子取之以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義  
乃子雲事親之實無聞於時無傳於後而言行之疵至今  
爲詬若夫朱子修身履道所以法天下而垂來世者能使  
其親德譽與王季曾皙比光無窮則凡爲人子者將學曾  
子之養志莫先學會子之守身矣小宛之詩曰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昔者曾子蓋嘗誦之我日斯邁爾月斯征仲聞  
兄弟其亦終身罔怠哉

春風草堂記

戊戌

郡城朱君將顏其室曰春風草堂而屬徐子敬可命記於

予子不敏誠不知朱君之義何取也久未報歲云暮矣雨雪將歸徐子復申前命予竊測之或者有取朱公揆春風中坐以及濂溪先生牕前草不除之義果爾則朱君之志高於人一等矣顧予聞之論人者必考其世而爲學者先識其時今乾坤何時乎陰霾塞路百草萎黃凡今之人不爲歲寒之松柏庶幾乎疾風之勁草斯能自立於大冬嚴雪之中不然未見其不靡靡以偃也抑又聞之和樂生於恭敬天地之理非冬無以爲春也周子之庭草交翠原乎定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之和氣充溢原乎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若乃不求其本知和而未見其能終日也

朱君而誠有意於此其學周程之所學主敬以立人極始焉淵冰戰惕以進其德久之必有晬面盎背萬物煦熙之應正如至日閉關以俟天心之潛復未幾陽氣流行而百穀草木胥以萌動馴至太和成象不遠也他日與君登斯堂載賡雅南茁葭之繁盛竹苞之豐美不亦樂且有儀矣乎予故不徒記述其事而爲申言其義以相勗云

姚子復姓記

同邑高氏世居城南大吳村雖未嘗貴顯然墉接室比凡若干家吾友雲翹一日以其先人所輯家乘示予而問以復姓之義曰吾九世以上本姚姓自崇德至贅於高而家



焉遂爲桐鄉高氏今自族人以及里閭幾忘吾宗之爲姚矣先府君懼焉將使子孫復姓未及而沒某承厥志名子以姚姓可乎予曰大哉斯志也自生民以來綴之以姓而別族親親之道也百世不可改也自夫後世孝弟之道衰上有賜姓者下因有冒姓者亦有貧窮患難不得已而易姓者有出贅繼絕而因蒙其姓者姓至今日難言之有本同姓也至於相遺棄甚者通昏姻矣有本非同姓也反以合族屬甚者稱父子矣蠻貊禽獸之道莫過是也君子誠欲敦本厚族其或弗幸數世以上不知所自來則已苟知其所自來本始之義何可不深維也吾鄉若某氏某氏者初固某姓也里之人皆能知之老者猶能述其先世子孫顧若不知環顧遠近有是姓富且貴者往與通譜殷勤篤好真若同室於本姓之人竟漠如或乃奴隸畜仇讎視也自搢紳之家而若是況齊民乎世教不明凌夷泯亂靡不自茲始今吾子丕承先志復其本姓使子孫不忘所自可謂善繼矣又數年以來遇崇德之姚氏必諮問其先嘗有出贅於桐者乎府君沒之日治喪不循流俗浮屠酒食之事悉屏絕雖羣非弗顧營辦葬事殫極心力族人強無知者起遏之勿與較泥塗冰雪幾及二旬不爲病撫庶弟克盡友愛凡此皆予所覩其篤於孝道非獨子孫可以爲法

亦鄉邦之觀也樂而志之

循范刻  
作徇

先人畫像記

癸卯

天子壬午距先人沒歲行二周矣孟春三日東越黃君過我黃君丹青之世其業者也念先人遺像未能彷彿一二因以請黃君許之親舊以歲事至者坐黃君而遍諮焉黃君傾以聽俯而思越晝夜做遺貌以示有未似者一日而改之再以三旣數日成懸之寢室凡嘗見先人者僉謂復若有見焉時歲連祲飢殍載塗人不自保賴先業未失饘粥粗具以免溝壑復幸長上政治清良窮民不至相聚為盜親黨得以往復從容詢訪得失越二年天下變亂兵革

蝟起大江以南始苦兵嗣益苦盜不能安於楊園故居者十有五年每播越奉以行緩則雜以書冊轉徙數四貧困有加復不遇良工以摹副本庚子後館於海鹽何氏敦孝篤義有古人家風雲耜與予交素厚癸卯正月雲間顧君來游海上丹青之學視黃君有師法雲耜子出所藏先像屬新之首有事於文學府君問諸世父問諸族人又問諸親長下及僕御之逮事府君者愴愴焉皇皇焉視予壬午之王正殆倍之矣未畢事為請顧君子因得更為二幅其一肖王考而次顯考其一編素而肖先妣蓋先妣棄孤之日方未畢王考之喪而予兄弟自幼至長先妣稱未亡人

長育教誨未嘗一日不疏布勤劬也乃以前所摹本藏於家身之所至則奉新本時瞻顧而永懷焉因念雲耜子以二齡遺孤修身立行克光箕裘雖以形容之末猶將求肖於四十餘年之後又推是心以及朋友使子旣衰之年與有慰於萬一詩云孝子不匱其謂是歟何可不世誦其明德爲敬識之以貽後人焉時九月旣望

墮齒記

戊戌之冬夢一齒墮未幾下右旁齒忽痛痛止動搖次年春仲竟墮矣飲食言語頓覺有異已而又旁之齒復痛私念衰病之餘漸將盡落數日痛止則移以均所墮之虛位

已補啟口莫知其曾有墮也因思天地間陵谷變遷與人身移氣移體之理初無足異而所謂吉凶殀壽有可移易其言殆不誣也雖然形體其跡也吉凶殀壽則隱昧難知若夫遷善改過始而小人旣而君子當其小人猶廢疾之害事及其君子猶身體髮膚之得全也五常百行立誠以補其失在己可勉在人莫得而禦非若形容榮瘁有常時肢體完毀有定象莫可如何者也宛之篇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尙其三復勿忘日慎所之也夫

野泊記

陽月庚午穡事畢率稚子就書室道遇暴客與榜人久相

持過長水日云暮將寄宿故人張氏不遇去泊於野月色  
已白居人滌場乃涉危橋循岸行二百餘步寒及膚反擁  
衾臥不寐默訟途中所以處暴者不克盡理寢載興夜未  
半旁有老者業腐爛射舟與霜月映有頃櫓聲過之老者  
曰噫漁船也每夜起輒過此世人不勞活固難予深感於  
康齋舟中卽事詩老者磨且歌至於再至於三古云勞歌  
其事蓋以是乎又頃雞始鳴人聲遙聞礪米者逢逢繼作  
矣榜人屢欲發止之昧爽行二十里達館舍與屠先生述  
其事先先生微吟細帙收來霜夜分月中猶見打魚人始知  
各有平生分勤苦方能立此身之句與子所感適符視而  
笑遂命稚子誦之庶其永懷以無忘先生至教也

桐鄉災異記

萬厯戊午冬地動次年夏大水米斗錢百六十當銀一錢  
六分人情大棘其秋縣尹譚公名承發預備倉穀賑之乃  
定天啟甲子春正月妖人爲黑日盪日冬訛言選宮人婚  
嫁殆盡戊辰秋七月原校戊辰一作丙寅七月一作入海潮溢自海寧入一  
夕水漲三尺餘河流鹹汲井池以飲夜掬水明如火田涸  
不敢灌海魚蝦頗遺種焉錢始賤崇禎間雉兔忽多有野  
鹿走運河側丙子衣冠之族有兄殺其弟者民間有母欲  
再嫁殺其瞽子者己卯春二月某日將暮有火數萬大者

如瓜小者如卵空行聲如暴風雨無光燄或高或下去地丈餘著物不焦遇墻屋從上過自邑西南境歷城郭越運

河爐鎮而東北踰境不知所止時縣尹盧公名國柱 荊州人在皂

林人聲四喧疑邑失火急遣人往救行二三里與火遇還

報須臾火至前後稀中密數刻而盡或云起自天荒蕩在蕩

崇德桐鄉之交綿亘二十餘里 不任耕墾相傳爲吳越戰場云庚辰正月十三日大雨雪

至十八日乃霽五月初六日雨始大勤農急種插情者觀

望種未三之一大雨連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

行於陸旬餘稍退田疇始復見秧盡死早插者復生秋熟

大少次年夏飛蝗蔽天斗米銀三錢豆麥踴貴飢人望屋

而丐掇草木可食者雜糝糠煮啗之草根木皮幾盡又明

年春道殣相望買奴婢斗米二人夫妻子母相離而不泣

死人棺斂者不得至中野用器材木瓦石盈街衢人弗顧

盜竊文廟祭器大疫舉人妻與官交際邑令閩人以火肉

稻飯喂犬檄民爲生祠入覲民憤改以祠前令盧公其秋

蝗息稍熟米價差減錢益賤三千當銀一兩甲申始亂五

月稍定明年春選妃江南童男女無不婚嫁者夏五月鄭

兵逃歸過皂林人相殺聚眾焚巨室發墳墓同宗兄弟行

劫奪搢紳主之六月貝勒入浙經皂林令率丞尉學博父

老及舉貢生員獻牛酒以邑降是年皂林鎮爲墟人烟絕

盜乃大起連歲勢益甚東自嘉興縣嘉會都入桐鄉東西兩八都無非盜窟者西自歸安縣含山界入桐鄉二十三兩都蔓延至二十四二十五諸都日夜劫殺焚廬舍掠子女良民奔匿城邑者僅免然催科急田業荒衣食靡給矣訛言選西女民大駭亟配合嫠婦嫁且盡戊己間水連溢辛卯春雨不止麥豆浸死魚肉鹽價相若米斗至五錢強者為盜弱者流亡次年自五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河流絕井泉竭運河底見行不沾履苗盡槁二十三日乃雨先是勤農車救及三次者苗復生惰者棄田取魚蚌以食秋失望新米斗錢八百學宮傾圮次年元宵縣官檄民盛

張燈火飲酒為樂至二十日乃罷盜潛入劫庫藏去索盜不得延及平民其冬大凍禽獸多死旬日舟楫不行是時有舉人富於財母再適弟行乞死丙申訛言又興婚嫁不已夏秋之交邪人為妖術人大怖家貯水火以伺執邪人妖乃絕康熙初有虎來自東入八都踞楊氏墳傷人畜數日乃去辛丑壬寅連旱稍不及壬辰米價稍賤盜漸息甲辰秋大水米益賤民財益匱海鹽婦女羣飲於先師殿次年笞生員於殿陸靈星門毀一本下有自盜起至是越二賊死者不啻倍蓰若其流離失所十年良民死者猶千萬計盜鼠徙奔亡者何可勝算四十字

按桐鄉之地北枕爛溪南接長水中貫運河車溪沙渚



綿絡其間去震澤百里而近苟畜洩得宜可無旱澇之患加以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尙蠶織易致富實特以水利不講所至壅澇雨暘愆時遂足爲害近自三紀人情殘薄官長下車紳士胥隸罔念桑梓導以殃民之方遽乃弊政日滋表裏爲厲盜賊奸宄無憚肆行而善良喪氣往往邱墟矣念自我生之初家幸殷穰俗號長厚蓋樂郊也乃壬午以前死於饑甲申而後死於盜於兵於吏舊鄉舊井其忍言哉

求仁堂記

丁未

武林之勝在西湖沿江海而下至於赭東過談山又東至於澈墅雖無崇岡峻嶺環山爲湖人資灌溉羣峰周羅大海外浸亦山水勝地也論者比之西湖氣象弗及雅靜過之錢氏墓在焉負山面水可以望海復擅一湖之勝墓左有堂有寢會族屬寄永思也厥堂曰求仁之堂予始至太學厚庵先生命記之予維作堂本末先生自記詳矣可無贅越四載先生疾且革猶以爲言將屬草死生存亡之感方迫弗能就及今墓草再宿予亦將去惡敢負諾九原因以求仁之義進汝中諭之曰天地之生人爲貴仁者人之所以爲心也其事本於事親從兄其功莫近於強恕古人言之備已蓋萬物皆備者天之所以予我有生以後不能

無物我之私私意既起子不能心乎父之心弟不能心乎兄之心則一體也呼吸不相應痛癢不相屬不仁莫大焉是以人之少也愛親敬兄無所於強肫肫乎仁也知好色其心變焉有妻子其心又變焉以至慕富貴利達其心又變焉夫是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悖德悖禮所自出也當是時爲思昔者嘗愛親敬兄矣何以一旦至此豈非放其心不知求故舉其固有者失之也強者因其易流之勢力挽之使弗失也今有人於此子焉不父其父弟焉不兄其兄謂己類是必不欲也又況物我易地以處所惡於彼尤甚章章若此者以施他人宜有不忍況

乎父兄此恕道也斯道也極其至孔子之聖猶謂所求乎子以之事親所求乎弟以之事兄歎焉未能蓋仁至難言也從此推之宗族其初一人之身也已欲賢而達不欲鰥寡孤獨廢疾也視族之人或就匪彝不知返或淪危亡不知避能無動於心乎動則惻隱之仁不動則物我之私所封也夫是而侮貧弱虐無告以小忿廢懿親以乾餽生疾怨則此心既亡而違禽獸不遠者也雖然心誠求之欲仁仁匪難仁我固有之也求焉卽至程子曰須將此身置天地萬物中一例看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強恕者克己之方爲仁之事也譬則羣山一脈也眾

水一源也同流並峙於天地間何彼何此何愛何憎而曾已私之足容人能實從事於此操之不舍庶幾哉可以無我矣無我則於仁也不遠已子識之夫子所爲不敢負諾責於九原者惻隱一念爲之也書以記之

遺安堂記

瀕海而西一舍厥鄉爲彭城里民勤而俗樸嘉靖間奉常錢公作室於茲爲講學之所公出甘泉湛氏之門在官在鄉俱有德惠非若一時講學之徒騰口無實者也旣老乃命次子世守焉歲久半圯之西之亂嗣曾孫商隱去郡城奉母氏歸居其中惇行孝弟施舍不倦鄉里咸德之越數

年感先業頽落聚材鳩工易朽補敝雖不逮乎故已足傳世因顏其堂曰遺安屬予記之且曰霖幼孤弗克強學進德爲前人光惟是署名之意竊有兼取吾宗厥始本何氏國初戊金齒幾不遺種於茲邑八世祖如淵撫於錢因姓焉怡庵者嗣祖錢翁號也子孫不忘何曷敢忘錢德故以義之可久示來裔而以音之相類寄永思庶使後人登斯堂者克念肇基云爾予維喪亂以來遠近士大夫家棟宇崇深墉垣窅邃昔爲歌舞燕樂今耀里閭之觀者概已廢爲荒榛野礫間有存者姓已一易再易子孫多不可問孰則有若茲堂崑然無恙者乎於此益知厥德之遺休遠也

錢氏今日人繁族大蔚爲海濱之望然自三百年後返思三百年前父兄遠征稚子才立勢岌岌不克保豈圖寢昌寢熾至此耶非其先世嘗有隱德存於覩聞不及之際默爲鬼神佑助弗能也卽自斯堂之作越百有餘年傳聞幾殆者數卒不底於廢又遷賢孫以固守之干戈之日兵盜剽掠無虛室乃盜欲至卜龜龜焦舉楫折兵且入怪風覆舟駭而返果孰爲之詎非作者述者厥德足以致之而然乎予顛躓餘生館堂中八載欽商隱德行徘徊不忍去先後與康侯呂子子高屠子幾臣沈子寢興出入相與明志尙則古先而當世遺耆逸士號爲同心時或百里千里戾止於斯無不爲商隱淹留經旬信宿砥節論道不怠是則商隱之克承前德而凡茲過客視嘉隆間搢紳先生往來游息於斯者術業之純駁人品之高下誠不知何如也商隱與吾儕其亦勗諸以無負此安宅矣夫因書以記其事

始學齋記

庚戌

語溪董子嘗受學於呂先生去年見予於廓如之樓今茲執經以來相與棲止東莊歲暮將歸以始學名其齋願一言以志別予衰耗無聞正如饑歲窮寒百物彫耗幾幾欲盡也復何言哉顧教衰俗敝之日一旦盛年之士懷抱美

志期於進德修業又如日窮星回一陽來復能不喜溢於中亟述所聞以勗之竊惟天地之生人爲貴仁義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今予與子處覆載中服衣冠負書冊列於士林則旣貴於人人矣可不求其所以貴於人人者以無忝天地之心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弘者廣居之量也毅者行道之力也其始莫不自其一念不安於人人之所爲而守之不變致知力行以至於終其身又自其身推而達之莫不始自一人獨立不懼勉焉不已以漸及於家邦之遠若火之然星星攸灼至於燎原野而烈山澤若泉之達涓涓盈科至於

經川瀆而放四海也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欲居仁必充其無欲害人之心以盡其類則斷一樹殺一獸苟爲非仁而有所不忍欲由義必充其不取非有之心以盡其類則簞食豆羹千駟萬鍾苟爲非義而有所不爲非然者雖其聲聞權籍孔昭於當世使家邦之人皆有賢豪君子之目究其隱微終不免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且晝所爲牴牾其固有之良而已揆其失惟在辨之不早辨也辨之云何今日者感民生之憔悴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嘗爲之惻然於中見人事之不臧欺詐相高凌軋相競甚惡其廉恥道喪非不耿然甚明乃人心何常葆之不易

凡諸寢興食息之恒動作云爲之際無不內省諸己孰爲仁孰爲非仁孰爲義孰爲非義不表飾於大廷不苟弛於幽隱人知之惟是人不知亦惟是切切焉未免鄉人以爲憂有初鮮終以爲戒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當其窮入孝出弟開聖道以正人心及其行以不忍人之心遏惡揚善正君而定國約困而不隕通顯而不盈庶乎不失任重道遠之義而後無負於衣冠書冊中處覆載間也疇昔之日所聞於師者如此予悔始之不力冉冉而老無能爲也已子其勉諸積學有待是猶耕三餘一水旱不能爲災也日新厥德亦猶旭日東升長夜漫漫有時復旦也子其勉諸東莊終歲之聚可以慰呂先生夙望予與有餘樂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終